

新民晚报

我不喜欢猫,这种诡异的夜行动物从不讨我喜欢。总是在不经意间,它就忽然出现在了你的面前,近乎惊悚的出场。

小时候,邻居家的大猫在某个清晨口咬一只硕大的老鼠眼露骄傲地看着我,它站在我上学的必经路口,如此霸道地横亘在我面前,直到隔壁阿婆把它赶走,我才得以继续我上学的路。放学回家,我依然心有余悸,走近路口,却见阿婆蹲在墙角,她说,猫要死了。

那只黑白花纹的大猫伸开四肢躺在地上,毛色灰暗肮脏,一日之间形销骨立。阿婆给它喂水,水却从它三瓣嘴角里流出来。它已病入膏肓,可早晨,它还虎视眈眈地向我炫耀,那时候,它的眼光里,尽是一夜奋战夺得胜利后预备领赏的得意。

临死前的猫,没有发出一声叫唤,只是睁眼看看阿婆,又无能为力地闭上……阿婆放弃了,把它拎到了一棵月季花下,片刻,它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。它死了,平摊开巨大的身体,死得丑陋,却安静。

那是一只刚生下一堆孩子的母猫,那日清晨,它为它的孩子们捕食,可它并不知道,就在它出门的时候,阿婆把它的四个孩子送走了。它站在家门口等它的孩子们,一直等到下午,才终于抵挡不住饥饿,孤独而完整地吃下了猎物。

据说,是老鼠吃了掺毒药的油饼,于是成了猫的毒药。猫等不到它的孩子们回来,死了。我没见到它中毒后痛苦挣扎、疯狂叫唤的样子,可是那天晚饭,我食不下咽。不知道为什么,本是同情和心酸,一经表达,就变成了厌恶,我心生怜悯,却远离它,躲避它,甚至,从此更不喜欢猫。

如今的小区里,也常有猫流窜奔逃,有时打字到次日凌晨,一阵婴儿哭声般的哀叫突兀传来。那是它们在繁衍后代,它们没有过错,只是打扰了我深夜书写,便心生厌恶。同时疑惑:为什么对人类而言是幸福与天伦的美好生活,从猫的嘴里发出,便是哀号?

几年前,一日夜归,看到楼梯口一团漆黑蠕动,细看,是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猫,刚出生不久。最惧怕的就是临死的猫,它让我想起那只死在月季花下的大猫。

叫来猫小学三年级的儿子,他端来水和剩饭菜喂食小猫,可它太小了,还不会吃饭,它刚出生,只会吮吸。束手无策,儿子便要抱它回家,我没同意。我惧怕猫,嘴里却说:我们抱走它,它妈妈要是找不到它,会着急的。

儿子忧伤地跟我回了家,还不断询问,它妈妈会来找我吗?我点头,并且说:你每天放学,妈妈都会来接你啊!儿子终于笑了。

第二天清晨,下楼扔垃圾,看见保洁女工正把一团黑色皮毛塞进垃圾车。它死了?它的母亲没有来接它,它被抛弃了。这生命轻薄如此,只在一夜间,便成了垃圾袋中的污秽。

儿子起床后问,小猫还在吗?我说不见了。他高兴地笑,并且肯定地说,一定是它妈妈把它接回家了。

那一刻,心痛异常。从那以后,任何一次,我都不会在接儿子的时候迟到半分钟。

一个午后,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母亲与孩子的动画,主角是两只猫,一母一子,在人间与地狱之间奔跑寻觅。为了追回猫妈妈逝去的灵魂,猫儿子学会了独立,从此不再惧怕外面的世界。这个叫做《猫》的动画,让我在阳光灿烂的午后潸然泪下。诡异的动物,绝情与挚爱演绎一身,它让我在回忆起任何一段关于母亲与孩子的往事时,不禁潸然。

写到这里,忽然觉得,我就是一只猫,一边厌恶着自己,一边为自己感动……

现在,吃猪油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大多是因了官方的宣传,说猪油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,会增加人的胆固醇量,导致血管硬化,直接引发高血压、心脏病和脑溢血等等。

可猪油的一个突出特点,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,那就是:香。无论什么样的菜肴,经猪油一炒,就特别有味道了。

也许正是因为如此,仍然不乏猪油爱好者。香港美食家蔡澜就特别喜欢吃猪油,每到一饭馆,一些特别的菜,他总是嘱咐一声:用猪油炒!他甚至写了《舍弃猪油?给我理由!》《猪油万岁!》等文章,大赞猪油之美味、美好。

要获取上好的猪油渣,猪油的炼制很重要;炼制过甚,猪油渣,就成为了焦黑色,苦而涩,难以入口;恰到好处,才能取得上好的猪油渣。上好的猪油渣,呈淡黄色,微微的焦,香香的脆,可作小食,亦可制作成美味佳肴。

香港著名电影演员周润发,曾经说:“小的时候艰苦,一块萝卜,几块猪油渣,就

英国游记作家乔纳森·拉班(Jonathan Raban)曾把旅行描写为“放荡轻浮地向所有人敞开大门”。

二十世纪英国有一批游记作家,或者说爱旅行爱写游记的作家,对传统教育的Grand Tour 欧洲行感到不满足,又想摆脱上层社会的偏见和束缚,于是爱去偏远地区“逃世”,若是不幸死在路上,也能成就一段传奇。

罗伯特·拜伦(Robert Byron)穿行内陆亚洲,在北京写出了《去往阿姆河之乡》;将拜伦奉为“神人”的布鲁斯·查特文(Bruce Chatwin)去西藏找雪人,去世界尽头巴塔哥尼亚自我放逐;奈保尔足迹远至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刚果的偏远地区,倾听无名百姓的故事;与奈保尔从好友变成仇敌的保罗·索鲁(Paul Theroux)坐着火车优哉游哉,带着一双刻薄眼到处瞄。作家的想象力尤其丰富,他们将历史、民间传说与沿途见闻、丑事趣事杂糅在一起。

剑桥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部《剑桥

文化将军陈沂同志夫人,原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马楠同志驾鹤西行似乎很突然。我当时求证于她的生前好友,著名作家峻青同志。他在电话中以沉痛的声音说,他也是没想到,我的答问竟打开了她的话盒。她饶有兴趣地说,与我有两个人生共同点,说她是乡下人,她出生在陕西华县农村。二说她也中等师范,因为家里贫穷又很想读书,就到

开封市就读于河南省立师范学校。因为抗日战争爆发,日寇侵占华北,书再也读不下去了,便毅然弃学从戎,闯入山西太行山投奔八路军,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,结识了正在该校主持教务并执教的陈沂同志。她的这番爽朗的言辞,把我的陌生感完全打消了。天将黑了,老马又坚持把我俩留下共进晚餐,还说她从来不让新的来客饿着肚子离开。不一会儿,她亲自下厨,把两碗面条,还盖着一个荷包蛋,端上桌面。三样荤素菜则是中午吃剩的。初见马楠同志给我的印象除了热情健谈,更是干练和简朴务实。回家的路上,老黎笑着对我说,今天拉你来,他也分享到一个荷包蛋。

时光流逝,人生无常。2009年,著名诗人黎焕颐病故。在老黎的告别仪式上,我又一次见到马楠同

志。她的健康似乎大不如前,身着黑色服装,是坐着轮椅前来参加告别的。仪式结束,我与她握手问候。她握紧我的手,又向前伸出另一只手,示意我到通道的边沿去。我以为她有重要事情告知。不料她真诚而又郑重地对我说:你刚才的哭叫一声——指我在老黎遗体前告

别时不由自主的狂声哭叫:老黎,我再到哪里去找你。我这一瞬间的失常给她老人家看到听到了。她接着说:你与老黎是好朋友,你难受,很能理解,但要吸取教训,老黎生前抽烟,写作熬夜,损害健康。陈沂同志常讲,别人损害你,也许无奈,但千万不要再自我损害。听罢,我只能饱含热泪,紧捧着这位革命老人的手,连连点头。我帮推着她的轮椅送了一程,以示诚挚的谢意和爱戴。

2012年,陈沂同志百年诞生,又是他逝世十周年,我很想去马楠同志的宛平路新家拜访和慰问。友人告知她身体欠佳在医院休养,便不敢再打扰。但我知道,她仍然坚持工作,要办好一件大事。即在子女和陈沂同志的传记作家欧家斤的协助下,主持筹划纪念活动大量的准备工作,包括出版两本沉甸甸的纪念文集《坚毅求索,风骨可鉴》和《笔剑双锋天地正气》,均由马楠同志作序,并刊有她近两万字的长篇回忆文章《风雨同舟六十四年》。工作量之大,可以想见。11月22日,大型座谈会会在锦江礼堂举行,我注视着马楠同志坐着轮椅入场,坐在主席台对面,满头银发,身着一件簇新的

红棉袄,红光满面,精神抖擞。她不只专注听着五位与会代表的发言和杨振武部长的讲话,而且与两年前一样,即2010年12月28日她应上海电视台之邀,在纪实频道《往事》栏目中,齿齿清晰,嗓音明朗,深情地介绍陈沂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坎坷人生。马楠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讲话,坦率而明确地告诉大家:“我和陈沂同志于1938年结婚后一起生活了64年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,三年解放战争,陪伴他任在总政文化部工作,陪伴他度过了含冤蒙屈的21年。我们共同经历过战火的考验,共同分享了战争胜利和工作进展的喜悦,也共同渡

过了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生命中的难关。”座谈会胜利结束,众多与会者排着队向已经坐上轮椅的马楠老人问好致意,我也排列其中。老人看到我身体健康尚可,她依然叮嘱:健康和工作两不误,把两者调配好,切不可懈怠。

尊敬而可爱的马楠同志离我们而远行,但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江更生
坚持跑步三十天
(鲁迅作品)
昨日谜面:柏林小径
(上海路名)
谜底:德都路
(注:都,首都)

马云的“客户第一,员工第二,股东第三”,说它是吸取了赵威后的民本思想,或者说它是民主意识在商业领域中的某种体现,似也不为过。国学的倡导者和民

主价值观的倡导者,如能对此事例加以研究,也许会不无收获。

阿里巴巴赴美上市了,可以预见,它将越来越成为一家国际化的公司。至于它与中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,各人会有各人的看法。我认为阿里巴巴将不会远离中国。这不仅仅因为我相信马云不会忘记,是中国的亿万网民把他和阿里巴巴抬上今天的高位,更因为我记得,阿里巴巴的种种,包括它的商业行为和文化,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。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:“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”,难道不是吗?

马云的“客户第一,员工第二,股东第三”,说它是吸取了赵威后的民本思想,或者说它是民主意识在商业领域中的某种体现,似也不为过。国学的倡导者和民主价值观的倡导者,如能对此事例加以研究,也许会不无收获。

英国文人游记

盛韵

旅行文学指南》,旨在对旅行文学进行系统化的界定、分析和归类。许多旅行写作与学术史紧密相关,比如查特文的《巴塔哥尼亚高原上》出版于1977年,正好是萨义德的《东方学》出版一年前。《东方学》曾被认为是“第一部极重视旅行写作的当代批评巨作”,萨义德仔细分析了许多游记的想象结构和常用假设,认为游记为研究殖民话语提供了最佳样本。

《剑桥旅行文学指南》的编辑彼得·休姆认为有三本书“给旅行写作这种十九世纪的过气类型注入了现代主义的审美,从而重塑了这一体裁”,除《巴塔哥尼亚高原上》,另两本是彼得·马西森(Peter Matthiessen)的《雪

豹》(The Snow Leopard)和罗莘·戴维森(Robyn Davidson)的《沙漠驼影》(Tracks)。这三本书的共性是关注土著文化的命运,无疑都受到了写作《忧郁的热带》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-斯特劳斯的影响。

欧洲文人记录去殖民地游历的观感,自然要受到“东方主义”理论的检视;然而在老帝国相继崩溃、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,关于旅行文学的理论再次发生了变迁。文明冲突和文化休克论成为解释话语。欧洲人去殖民地猎奇或是妖魔化东方的心态随着欧洲中心的消逝、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而成为历史。

现在的旅行文学高手如美国人比尔·布莱森或是游遍中国的何伟,用平视的眼光去描写文化差异的种种细节,尝试去理解另一种文化。而英国文人现在若是再写香港地区或印度游记,多半会自嘲取乐:一想起往事简直直觉凄凉!

李磊文并图

老树又入秋,风雨寒暑往复不断。金色的叶都落尽了,只有枝干更健,炊烟依旧。

李磊文语



老树又入秋,风雨寒暑往复不断。金色的叶都落尽了,只有枝干更健,炊烟依旧。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李磊文语

